

发现

京杭大运河，流过梁山的600年风景

图文 刘勇



大运河碧水悠悠，流过梁山600年。元明两朝，京杭大运河在畅通漕粮的同时，也带来沿岸的富庶繁华。自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，会通河开通；至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黄河在原武黑羊山决口，会通河道淤塞，运河通航102年。自明永乐九年(1411年)，在袁口东移15公里开新河；至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，漕运基本停止，运河又断续通航489年。

在这600年里，橈橈成林，千帆过尽，梁山曾给过往之人留下怎样的风景？



舟楫如织万民欢

梁山县城北前码头村，是元代会通河的起点，也是济州河的终点。至元二十六年六月，会通河功成，元世祖忽必烈命翰林院大学士杨文郁作《大元新开会通河记》。文中描写了会通河通航的盛况：“……滔滔汨汨，通往顺适，如滔大势，如复故道，舟楫连樯而下。……滨渠之民，老幼携扶，纵观个翔，不违按堵之安，喜见泛舟之役”。

会通河之名，系元世祖所赐，起初仅指从东平须城(今安民山前码头村)，至临清一段运道。自安山码头至微山鲁桥段，则称济州河。明代重开大运河后，则将山东运河统称为会通河了。

元代运河自安民山向西北至寿张，设寿张闸折北，汇枣林河道穿雷口入今台前县境，安山码头为“引汶绝济”的安山湖加持，发展成富庶一方的安山镇。

元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春，时属东平须城的安山码头，迎来一位碧眼隆鼻的外国人，他就是西方旅行家马可·波罗。他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写道：“第三天傍晚，便抵达东平州城。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，商品与制品十分丰盛。所有的居民都是佛教徒，都是大汗的百姓，使用大汗的纸币。有一条深大大河流过城南，居民将河分成两条支流(运河)。一支向东，渡过契丹；另一支向西，流向蛮子省。大河上千帆竞发，舟楫如织，数目之多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地往返不断，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船只的数量和吨位，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”。

马可·波罗看到的两条河流，一条是汶水，一条是运河。汶水自安民山南注入运河，为运河提供水源。大运河“舟楫如织”，自然令这位旅行家惊讶不已。

湖光山色令人迷

元代环安山有安山湖，是今天东平湖的滥觞，宋梁山泊的遗孑。当时，安山湖引汶绝济，承担运河补水，又称水柜，与马踏湖、南旺湖、蜀山湖、马场湖并称“北五湖”。元袁梅《梁山泊》有“共说五湖难住却，朔风吹雨卷千蓬”的诗句。湖光潋滟，山色空蒙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元代翰林院大学士、国史馆编修袁梅乘船自大都(北京)来此，写下《梁山泊》《过梁山泊》《安山晓泊》等诗篇，感叹“千顷芙蓉送我船，碧香红影弄娟娟”。舟泊安山湖中，但见“门当杨柳湾湾碧，水贴芙蓉岸岸红”。同僚贡奎和诗曰：“积水平芜渺没间，夕阳渔市网如山。扁舟却逐孤云去，得似鳧翁照影闲”。

元代诗人萨天锡与观志能以公事北上，乘舟行至梁山泊，见荷花盛开，诗兴大发。忽暴雨骤至，两船不能相接，遂停泊芦苇丛中，折芦

叶题诗以寄志能：“题诗芦叶雨斑斑，底事诗人不耐闲。满泊荷花开谷满，客程五月过梁山”。

这年秋天，萨天锡料理完公事，乘舟南返。行至梁山泊，又想起芦叶题诗的事，这次观志能却未同行，就写道：“故人同出不同归，云水微茫入梦思。记得题诗向芦叶，满湖风雨似来时”。夜闻不寐，辗转反侧，诗兴未已，又写道：“灯火官船夜睡迟，满湖风露袭人衣。无端惊起沙头雁，明月芦花各自飞”。

无独有偶，元代书法家揭傒斯告假南归，夜过安民亭。想起两年前，好友宁志道舟行至此酒醉溺亡，至今仍安葬于此，不禁悲从中来，赋诗曰：“日暮云寒烟水光，故入于此濯沧浪。河流空绕青山下，谁与孤坟酹一觞”。

赋诗芦花传佳话

元代诗人、翰林侍读学士贯云石自号“芦花道人”，其来源便与在大运河上的一段旅程有关。某日，贯云石乘船路过梁山泊，见有渔翁织芦花为棉被，因崇尚芦花的高洁，便与渔翁商量以绸缎换芦花被。渔翁却说“愿以诗易之”。于是，贯云石赋诗一首：“采得芦花不涸尘，翠裘聊复藉为茵。西风刮梦秋无际，夜月生香雪满身。毛骨已随天地老，声名不让古今贫。青绫莫为鸳鸯妒，欸乃声中别有春。”渔翁果然奉上芦花被，却辞绸缎不受。



贯云石《芦花被》诗成之后，“天下喧传”，影响巨大，在元朝乃至明清诗人中产生大量的唱和之作。元代画家王冕闻知后，欣然命笔作《芦花道人换被图》，并题其上，向作者的洒脱和淡泊致敬：“高昌野人见几早，发须不待秋风老。脱身放浪烟水间，富贵功名尽除扫。坐对渔翁交有道，青绫何似芦花好。从此拜赐芦花人，白云不让古今贫。高眼听梦梦更真，白月满船云满身。起来拍手波粼粼，欸乃撼动人间春”。据记载，钱塘邱彦能收藏的一幅《芦花被诗意图》，有贡师泰、吴子立、吴敬夫等文人题诗画卷。吴敬夫《题芦花被图》：“秋风咏就芦花被，一落人间知几年。泽国江山今入画，诗人毛骨久成仙。高情已落沧洲外，旧梦犹迷白鸟边。展卷不知时世换，水光山色故依然”。庐陵张昱《题贯酸斋芦花被诗后》：“学士才名半滑稽，沧浪歌里得知机。静思金马门前值，哪似芦花被底时。梦与朝云行处近，醉从江月到来迟。风流满纸龙蛇字，传遍梁山是此诗”。金陵谢宗可同题诗：“白似杨花瘦似烘，纤尘难到黑甜中。软铺香絮清无比，醉压晴霜夜不融。一枕和秋眠落月，五更飞梦逐西风。谁怜宿雁汀汀冷，赢得相思旧恨空”。江西邓雅《楮食用贯酸斋芦花被韵》：“楮衾如雪绝纤尘，稳卧还须藉布茵。一片白云松下榻，五更明月梦中身。惟应纸帐堪同调，只恐梅花亦笑贫。赢得素风含混浊，夜寒一煦便回春”。广东黎贞《大旷湖闻瀑布》：“半天风雨泻云屏，笑卧芦花被底清。岂有文章追水叔，倚篷深夜听秋声”。

元人同题集咏不限于诗，还以曲的形式题咏和延伸，如钱塘作曲家张可久，在散曲中频频使用“芦花被”意象：“芦花絮暖胜毡毡，木香亭大似渔船”“寒斋静，瑞雪多，冻吟诗起来孤坐。芦花絮衾江纸也似薄，问袁安怎生高卧”“竹枕芦花被，草衣荷叶巾，一棹烟波湖上春”贯云石去世后，曲作家王举之曾作《栖霞吊贯酸斋》“芦花被西风香梦，玉楼才夜月云空”。可以说，贯云石创造的这一意象，抒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情怀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引起了士人群体的共鸣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。

停舟待发慨叹多

安民山，以“堦故多水患，河、汶、济三水环山，流得藉以安”得名，山下有安山湖，山南有

安山镇。《东平县志》记载：“山半有寺。明景泰间，僧洪钦凿石百尺，涌出清泉，曰清岩井。上有甘罗墓”。明代工部员外郎谢肇淛曾上书指责宦官搜刮民财，奉旨巡视河道期间，舟行安山闸遇阻，慨叹为官不易，因作《舟滞安山》诗：“百丈方舟一线泉，待风待雨两流连。客程莫笑蹉跎甚，拙宦何如水上船”。明代礼部主事、春坊司翰林检讨皇甫冲，谪广平通判时，乘船沿大运河南下，亦有《安山坐闸》：“客行贪利涉，流水锁重关。津吏惟高卧，征人尽损颜。纒纤青草际，樯寄绿杨间。纵有分风送，那能任往还”。

开河至安山之间，大运河两岸古道苍烟，长亭落照，风光旖旎，景色诱人。明朝翰林院检讨王洪《舟行杂兴》：“旷野杳无际，孤舟齐鲁间。河流东下险，天气北来寒。古道苍烟迥，长亭落照间。微茫云水外，一点是梁山”。东平进士、户部郎中刘尔牧《安山河上登千佛阁》：“庄严宝阁枕河流，龙象开成南部洲。金刹倒摇波影动，天花浓接水光浮。风尘迥出三千界，云气如登十二楼。坐对孤烟登树杪，悬知暮霭度林丘”。此诗应在船过安山时停船登上千佛阁所作，有人说此千佛阁系清岩寺中高阁，或不确。明代运河河道自袁口向东北行，过靳口、王仲口、常仲口、大安山、戴庙。刘尔牧系嘉靖甲辰科进士，此时大运河已东移，运道离开安民山。清代郟城大学生屈绍礼《舟过安山》：“六月安山湖草齐，野航人唱白铜鞮。群峰回合青迎棹，古木参差绿作堤。落照渐随箫鼓下，孤帆仍挂水云西。篷窗静倚南风坐，渡口人声杂鼓鼙”。此诗中的安山湖已北移，近似今东平湖老湖区了。



桨声灯影田园美

古镇开河，因元代会通河开凿而设开河闸，置开河水驿，后发展为集市，称开河镇。明代官员方豪《开河》诗：“三月开河驿，垂杨绿覆堤。征人叹萧索，未有一莺啼。开河不开，万舸在平地。海市不得见，见此河中市”。鄞阳巡抚郭諫臣《开河驿夜坐》：“秋深仗剑出京华，此夕经行汶水涯。柳下酒香停客棹，渡头灯白近渔家”。清初史家谈迁《北游录》记载：“(顺治十年六月)己丑，发十里开河闸，元至正间立，亦一聚落，岁十月下旬为市集，百货萃焉，……有砖堡，加以戍楼”。当时，杨柳拂堤，万船待发，市井繁荣，元夜肆飘香，漕船夜泊，灯火通明，好一派北国江南胜景。

康熙四十六年(公元1707年)，开河迎来玄烨皇帝第6次南巡。清《汶上县志》记载：“圣驾由水路南巡，二月内过汶境仍由水路回銮。五月内过汶，驻蹕开河北朱家湾”。有大臣赋诗《端阳日圣驾过开河镇》：“彩旌迤邐射流红，画鹢乘流驭顺风。日照牙樯悬艾虎，霞侵锦缆驾飞龙。两岸男妇迎天笑，万国山川献帝功。长缕无庸呈五色，华封三祝古今同”。南巡期间，皇帝对黄河、运河治理情况很不满意，严厉斥责前来迎驾的河道总督张鹏翮，责备他讲排场做表面文章，说：“河工系尔专责，此事不留心，何事方留心乎？”张鹏翮无言以对，拜伏在地。这次南巡历时117天，所到之处，皇帝接见官员，视察堤防，体察民情，与乡间隐士交谈，赦免税收，练习骑射，犒劳驻军等，给百姓留下仁慈的形象。

开河闸，元代始置，明成化六年复建。南临南旺湖，放水有五里闸。东临马踏湖，放水有新河头闸。明代国子监祭酒胡俨春坊司大学士曾荣在开河泊泊期间，曾登岸散步并赋诗：“逶迤陟长坂，撮衣披草莽。遥见村落中，绿野平如掌。秀麦苗已交，柔桑叶渐长。鸡犬适闲旷，牛羊逐生养。欣欣物自私，春光正韶荡。缓步随东风，林花飘惚恍。朝耕土脉润，午炊烟袅上。草屋十数家，幽栖亦萧爽。童稚讶衣冠，车马绝来往。田夫锄耨归，村春隔林响。依依辋川居，悠然快心赏”。和诗：“芳晨谒新霁，弭楫长河曲。瞻丘园趣，襄裳涉平陆。郊原渺空旷，望舒舒远目。村中夜来雨，土脉高且沃。茅芦鸡犬静，日出烟树绿。牛羊散平野，隔水见樵牧。麦深雉初雉，桑柔蚕已



浴。老翁多欢颜，生事一云足。偶兹一留憩，幽境惬所欲。仆夫戒前征，迢迢出林麓。缅想尘外踪，于焉恣游瞩”。工部金事王讴行舟至开河小憩，亦留诗作：“弃辔防已建，持节宠还新。水驿留停午，山花纪暮春。烟光寒际草，风色昼迷津。异国伤愁眼，偏劳作宦人”。

开河村运河东岸，有“董天知里”孝子石坊，系明天启年间，当地村民为孝子董天知所建。《汶上县志》记载，董天知父亲早逝，其母守贞不嫁。董天知性情至孝，靠劳动养家糊口。奉母衣必暖，睡必安，始得放心，远近传为美谈。明代督捕主事赵增《题董孝子碑》诗：“白云红菊满墙东，树木悲凄处处同。几尺残碑传孝子，数篇新咏动哀翁。生身父母谁能养，卖菜庸儿伊独隆。香梁河流流不尽，好从行路溯遗风”。同乡举人赵塔亦有同题诗：“谁从父母见天真，三百年来第一人。岂为名行标孝子，只将菽水慰慈亲。鸡心度上空留客，樾棠檐头不染尘。拳养休看容易事，到今闻里话津津”。明代户部尚书王崤《书开河驿壁》赞叹：“上邑民风美，中都遇教多。驱车合行役，扰扰一经过”。

名士风流天下闻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山水笑相迎；月朦胧，灯朦胧，旅人正远行。元明清三朝，多少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行船至此，他们留下的诗作，已成为运河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《过南旺守闸》：“客路三千里，舟行二月余。壮颜随日减，衰鬓受风疏。蔓草须句国，浮云少昊墟。秋心如汶水，荡漾绕青徐”。少昊墟在曲阜，此处系指至圣之地。须句国为春秋前期风姓国，遗址在今安民山东之张家庄，东平须城以古须句国得名。刘伯温“舟行二月余”，饱览两岸胜景，当然还登上梁山，其诗曰：“突兀高台聚土成，人言暴客此分赢。饮泉清节今寥落，可但梁山独擅名”。

几年前，在梁山县拳铺镇方庙村，曾发现一方石刻，金文“明故浩赠登仕郎蒲庐寺鸣鹤演滨孙公墓志铭”，由礼部尚书、大文人董其昌篆。董其昌墨宝抑或孙氏后人所请，是否到过梁山未见记载，但权倾朝野、文重一时的赵孟頫端的来过。

元朝至大三年(公元1310年)九月初，赵孟頫在江浙官署十年期满，奉诏自吴兴乘舟北上大都履新。此次北行历时一月有余，赵孟頫在舟中得以赏玩独孤长老和吴森两个版本的《定武兰亭》，如对玉人，感悟良多，先后写下十三段跋文，后人称为《兰亭十三跋》：“廿九日至济州，遇周景远新除行台监察御史，自都下来，酌酒于驛亭。人以纸素求书于景远者甚众，而乞余书者益集，殊不可当。急登舟解纜，乃得休。是晚，至济州北三十里，重展此卷，因题。……大凡石刻虽一石，而墨本辄不同，盖纸有厚薄、筋脆、燥湿，墨有浓淡，用墨有轻重，而刻之肥瘦明暗随之，故兰亭难辨。然真知书法者，一见便当了，正在不在肥瘦明暗之间也。十月二日过安山北寿张书”。元代运河济宁北有开河、安山、寿张三闸，均在今梁山县境内，赵孟頫展读兰亭拓本，“盖日数十舒卷，所得为不少矣”，题此跋以纪事，亦是一段佳话。



明嘉靖二年(公元1523年)二月，“明四家”之一的书画家文征明进京赴试，沿大运河北上，赋诗纪行，有《南旺湖》诗：“熨蒸芳杜意沉酣，漠漠晴洲燕子喃。十日扁舟行汶上，一陵新水见江南。春光著柳柳摇曳，晚色浮空正鬱蓝。欲濯素衣尘复起，白头行役我何堪”。此诗描写了南旺至梁山一带的景色，也感叹为追求功名而“白头行役”的艰苦。原来妮紫嫣红开遍，远去了似水流年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，良辰美景奈何天……人生如白驹过隙，白云苍狗变幻着时空。

- ①袁口明代运河河道上的芦葦
- ②新口码头山西会馆旧址
- ③元明安山镇已旧貌换新颜
- ④昔日安山湖化身为东平湖
- ⑤安山码头成为梁山港
- ⑥运河滩上庄稼丰收

乡情

素香的女子

时培京

满世界的金黄，一地一地的平静，一村一村的安祥。

他学割麦了，明天要去看望准岳父，还有快要过门的媳妇。“五月端午节，油馍粽子喂老岳。”

“老三，捏书本子的手捆得紧了麦子？去她家，不得带她来住几天给咱割割麦，可不能吃亏喽。”

“她来不了，麦都‘摇铃’了，像冯庄女子老岳庙前铜铃熟透了。”

她，小名麦子，麦子要发芽，麦子要出嫁，定在割麦之后，新麦磨新面，烙新煎饼泡羊肉汤。

“怪会疼人，到他小婶子娘家，要挨说的，问咱大要老头票了么？”

“人家麦多不吱声搂得住，你话多白浪费不当用。”大哥开口了，黑着脸，眼虎虎生风地笑：“省着力气和唾沫星子膏地排车好了。”

“你管得着！有你哭的时候。”她煞住口，恼怒的镰刀杀倒夹杂稻青待熟的麦子。

早上割晚上打麦，哪里热往哪里去；收干晾凉，四脚趴地，看云听风，全在一个抢字，全在一个累字，脸上全是乐字。麦场地间“篱落白开扁豆花”，一铁筒新麦绿豆汤，一盆苣荬菜细粉条五花肉，一锅地蛋条辣椒烤干巴鱼，一包眼皮子烧饼，一瓦盆咸菜，一瓷罐韭菜花，一棵棵大葱，一双双高粱杆子撇断充军作了筷子，在汗水的微醒，麦子初香和花大姐七星瓢虫的倩芬中，一顿顿不打火的野炊，屁股侵入了一朵婆婆丁，一丛刺刺棘，一瓦盆热开高粱米，还有白糖，这诗民意办教师写在学生作文本的背后。

一伙臭屁虫椿象、山水牛甲壳碎裂，洗不白的沥青糊不住无法无天的青臭，无意中泄露了生活的真味道。

一张葱花菜籽油饼摊开铁釜子一般大小的太阳，当小麦煎饼粘住后羿射日的弓箭像留住成香餲人的酱豆子，麦秆横竖挽成的蒲扇在槐树下，麦粒内秀，麦浪逐风，世世代代传颂大地和好像看得见的力量。

在打麦场，牛和碌碡压追麦子，麦子压迫场地，场地压迫机井、暗渠和地下水。风和簸箕、木锨、扬场机扫顺麦子、尘土、麦糠、山水牛和油子的尸体。交给太阳验收成色，交给篱棚仁望看场人，交给缸缸储存力量，交给折子丈量腰围，交给石碾练习侧翻，交给胃壁学习碎粉，交给男男女女女学生儿女女。

下雨。麦糠垛半腰掏了斜洞，一手拉地倒退着首先双腿进入，洞口支起塑料布，一股热气腾腾的霉味擒住双腿与胸腔。有心男女以种种自己看来不可推脱的理由看场、摘菜、换饭、赶集、看电影、大坑边水嘴子长石条上晒衣服，那个早已扒好的麦漏是哭地上的天堂等着心满意足。骂大娘嬉闹的人们，终于不正经地为枯燥的乡村填一段在二十多年后值得回忆的往事。

麦子，永不出嫁赶不走的女子，插熟大米与小米一白一黄的干饭为客端上，而那一锅一碗被水火干蹂万搓的低眉顺眼的麦扁汤，总是汤类中的正餐。

一蒸屉一蒸屉上坐卧不安抹了洋红的红孩儿，更是不事矜夸奢香的乡村女子。

如今的麦收，多是大型收割机唱主角，机器一过，麦粒就出来，晾晒甚至机器烘干后颗粒归仓，与上世纪手割、肩扛、车拉、牛碾不可同日而语。

那时农村学校除了寒暑假，每年还有麦收假和秋收假，让学生给家里帮忙收庄稼。我家的传统是早起割麦子，不管多大的麦地，早晨9点前要割完。因为这时候天凉快，人舒服一点，并且有潮气，麦粒不易掉落。

我当时身高1.5米左右，体重40多公斤，没多少力量，更没技术，大人一趟割4垓，我割两垓也跟不上，关键是腰疼得难受，一会儿手就磨出了水泡。

麦子割完了，太阳也毒辣起来，我们骑自行车回家吃饭，终于能直起腰板，舒服地伸个腿了。早饭后用地排车拉麦子，要装到两米半左右，用绳子捆好运往打麦场。

清早把麦捆解开，在麦场摊场。这时的天气相当重要，看天气靠广播电视的《天气预报》，或者干脆看云识天气。

麦秸一般要晒到下午两点左右，开始轧场。一般是牛马拉石碾，效率很低，后来大都用拖拉机了。轧场后全家上阵，每人一副木杈，将麦秸挑起送到场边堆垛。

挑完麦秸，要根据风向选好位置，把麦糠聚拢成一堆，开始扬场。用簸箕将混杂着麦粒的麦糠甩出一道弧线，借助风力把麦糠吹走，麦粒自然落下。

轧过一遍的麦秸，有的穗上还有麦粒，再轧一遍之后，又经过挑麦秸、堆麦糠、扬场，可以收获几袋麦子。这时麦秸垛要堆好，垛顶和泥巴抹严实，保证不歪垛、不漏雨。

那时几乎家家养牛，牛吃完麦糠就要吃麦秸，而且麦秸也是农家灶的引火草和燃料，像烙饼这样的文火，麦秸最合适不过。

麦子打完了，最后就是晾晒。这要看老天爷的脸色，赶上好晴天，麦子晒个两三天就能颗粒归仓。碰上连阴天就麻烦了，有时要摊在屋里空地上，连八仙桌下面都得用起来，防止发霉。

晾晒麦子一般在打麦场上，但如果老下雨，打麦场铺上麦秸压场，干透才能用，费力费力，有时就拉到公路上去晒麦子了。晒好就要装袋归仓，那时每家都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大瓮，以酒水柘沟大瓮最为有名。

我家盖新房时，专门辟一间房作为仓库，用水泥抹了地面，靠墙排着约十个大瓮，很是壮观。装袋前要晒麦、晒麦糠，将小麦带着太阳的温度装进大瓮里，上面盖上热麦糠，再用塑料纸封口，盖上瓮盖。这是存放粮食的土办法，据说可保证半年不生虫。

现在的麦收，大的地块几乎不用人沾手，有的麦子不进家，直接送到收粮食的仓库，需要面粉随时去领，用大瓮存粮食也成了记忆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故里钩沉

上个世纪的麦收

张军